



自剖越深
活得越真

蓝色性格的人认为,通过电视形式公开来找男女朋友是件很傻的事,何况这些人根本不想成为众人瞩目和关注的焦点;黄色性格的人对于工作和事业的谈论一向开放,对个人情感的表达一向谨慎,他们不愿别人进入自己的内心世界,在电视节目的选择上,他们通常只有两个倾向,要么参加这个节目对工

03

他们为什么参加《非诚勿扰》

作有好处,要么这个节目是比赛类型,好比李宇春,可以通过比赛证明她是胜利者,而他们不喜欢参加情感展示类的节目。

红色性格的人,希望被关注和认可的内心不会改变。越来越多的人报名参加节目,参加节目的动机是啥?提几条思路供大家参详:

一、上《非诚勿扰》,并不是一定要找到终身伴侣。上节目的人大多寻找的是交友对象,不必抱着沉重的包袱走向婚姻的殿堂。

现在这个时代,人们对婚姻的看法和上辈人已有很大不同。所以,在质疑“节目参与者不想好好找对象”的说法中,最不能站稳脚跟的是“好好”两个字,你怎么知道他是真心还是假意?你有办法区分吗?其实,说白了就连男孩是否现在已经有女友,女孩是否已经有男友,你都无法审查。如果你怀疑,只能依靠其他手段最终使其原形毕露。

二、通过参加节目成功配对的,能有多大比例?我没有参加节目成功配对的数据。我要说的是,首先,不要期望这是个牵手就能结婚的节目,当然有些牵手的嘉宾真的结婚了,但如果你执着于此就会失望。其次,谁都接受不了100期才能成功一对,这会让天天巴望

着别人成家的人们绝望。

不过你大可放心,有很多男女嘉宾虽然走不到婚姻的殿堂,但他们发展到实质性阶段的比例不用担心。平心而论,在短短的几分钟里,大家能彼此真正了解的有多少?现实中相亲几十次没成功的也大有有人在。所以,如果你看电视,千万别见谁就把谁当成红娘,不见到人家马上结婚就觉得难受。在这个问题上纠结,反复追究两人是否能走入婚姻,是您看这个节目的目的偏了。

三、参加节目找对象的男女,在心态上有一点相通,那就是即便我在台上没找到合适的,但只要电视机前有人喜欢我,我就有更多的选择机会。对红色性格的人而言,他们不厌其烦地喜欢多种选择,他们单纯地认为只要有足够的量,总可以找到合适的,可惜她们还不明白,选择越多时越无法确定。

事实上,现实生活中也是如此。我在《色眼再识人》中对“红色的情感漂浮不定”就有详细论述。因此,报名参加节目,不单纯是给场上的男女看的,也是给电视机前的观众看的,所以大家都竭力展现自己。当然,“展现”这个词,你可解读为“表现”,也可解读为“秀”。其实,词语背后的意义一样。

四、来参加节目的男女,除了想找

对象,他们还想被更多的人关注。这就是为何你在节目中会听到那么多“雷人语录”的原因。因为如果话说得太平淡,就无法让人记住自己,更不容易在24位女生中脱颖而出。这就是为何同样站在台上,红色性格的女孩总想后浪推前浪,这也是她们说话有时显得“狠毒”的原因。一个生性淡泊的人,如果通过带有综艺性质的节目来相亲,她站在这里会找不到北。当然,“求关注”这个词,你可解读为“希望被知道”,你也可解读为“求出名”。其实,词语背后的意义一样。

以上就是报名者趋之若鹜、前仆后继的缘故。节目组编导认为,男女嘉宾若没有特点,说话又唯唯诺诺,在节目中没有表现力,观众不知你要干啥,觉得没兴趣,为什么要看,接下来就会转台,而不为观众服务的节目就没有为人民服务的精神,天天说话假大空,就做不出好节目。这就解释了,为何选择嘉宾时,节目组本能地希望挑选乐于表达的参与者,选择过于木讷者,节目好看不了。

关于节目的规则,我认为确有不合理之处。比如:一个女嘉宾在台上老是不走,这节目就玩不下去了。

(摘自《本色》乐嘉 著)



关注生存
关注养老

在春梅家的客厅里,除了伟贞,倪家的其他几位成员都到了。

春梅说:“现在妈的情况倒还稳定,主要是白天,我要上班,伟强要上班,没人照看妈。妈现在偶尔有点糊涂,请了保姆,今天发生了这种情况,保姆死活不来了,我们也被吓到了。还是斯楠爬阳台开的门,太危险了。”

倪伟民低着头说:“我倒想接妈过去,就是我那里屋子太小,条件大家都

知道。”

伟强插话说:“哥,现在不是钱的问

14

伟贞住院

题,钱我有,现在妈谁都不信任,请保姆根本不行,白天的时间又无法保证,主要是安全问题,妈现在不但大小便有些失禁,而且医生说妈还有些老年痴呆症的征兆。”

“啊!老年痴呆!”吴二琥忍不住喊出来。

所有人对她侧目。二琥赶忙解释:“听电视上说这种病是可以治疗的,另外还可以玩核桃,核桃。”伟民使劲用胳膊肘捣了她一下。多说多错,可二琥还偏爱说。

过了好一会倪伟强说:“大家看这样行不行,二琥嫂子不是退休了吗?要不周一到周五请嫂子白天到我们家来,帮着照顾照顾妈,做顿饭,帮妈清理清理个人卫生,以前每个月给妈的生活费,就都给嫂子吧,我个人每个月再多出1000元,算是嫂子的辛苦费,二琥嫂子,你看行不行?”

二琥没想到他们一下会想到自己。不答应吧,她说不出口;答应吧,她搓麻将的时间就没有了。二琥拿眼瞅倪民,伟民也不说话,低着头。二琥捣了他一下。

伟民抬起头,说:“如果大家都没有什么意见,我看就先这样吧,二琥,你没意见吧?”

二琥心里恨得要死,但看在钱的份上,她只好说:“可以,可以。”

大主意定下了,大家就聊开了家常。这时二琥的手机响了,她一看来电

显示,是伟贞……

在医院急诊病房里,伟贞醒了。二琥坐在她面前。

伟贞脸色苍白,头发凌乱,一只胳膊伸出来,手指又细又长,她有气无力地问:“这是哪儿?”

二琥没好气地说:“你最怕的地方,闻闻这味道,不错吧。”

“大嫂你还笑我。”

“笑你?笑你算轻的,我最怕的就是哪天撞开你家的门,看到的是一具干尸。”

伟贞勉强地笑了。

“没想到忽然成这样了,都是你咒我。”

二琥探下身子,伸出手去拨弄贴在伟贞额头上的头发,温柔地说:“我是担心你,一直都担心,你这样下去怎么行,你看看你的同龄人都在干吗,不要说你的同龄人,就是比你小很多的人,像红艳都很实际,找个人嫁了,努力工作,准备生孩子养孩子,人生不就是这样吗?多少代人都是这么过来的,只有你傻,最后吃苦头的还不是你自己。”

“我以为我不一样。”伟贞眼角含泪,突如其来的病痛,让她变得无比脆弱。

二琥说:“你是不一样,可说到底,你一样是个女人,我还是那句话,女人就是应该结婚、生孩子,这是天性,不生育的女人,就不是一个完整的女人。生育也是你养老的保证。”

“孩子不应该是你养老的工具。”

“我没说孩子是工具,我什么时候也没问我们家倪俊要过钱,我说的是保障,养儿防老,中国人自古就是如此,即便现在有钱,没有人在身边,要钱有什么用?孩子将会是你老年生活的安慰。”

伟贞挣扎着坐起来,端着一杯水:“谁能保证自己就一定活到老年,人活着不是为了等老年。”

“当然不是为了等老年,可现在你生病,有人给你倒水吗?有人给你拿药吗?伟贞,听嫂子一句话,不要跟自己较劲,有时候人活得糊涂点儿不是坏事。”

伟贞身子滑下去,用被子盖住头。

“再过几年,等你老了,眼角有皱纹了,再说什么都是晚了,真的,你不要不信。”二琥说。

伟贞隔着被子喊:“不用再过几年,我已经老了!”

“老了就更要抓紧,哪怕找个没文化的,只要能照顾你就行。什么是好的生活,什么是好的伴侣,无非就是你饿了做饭给你吃,你渴了端水给你喝,你冷了给你盖被子,你病了给你拿药,哪怕你心烦了,也能骂他几句,是不是?脚踏实地比什么都强。”二琥说。

“你那是老年人的婚恋观。”伟贞说。

“少年夫妻老来伴,人都是这样。”二琥说。

“你和大哥呢?你天天那么潇洒,大哥对你没有意见?”伟贞话锋一转。

(摘自《熟年》伊北 著)